

玛珥河边的琴声

郭玉道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玻璃河边的琴声

郭 玉 道

青 海 人 民 出 版 社

内 容 简 介

这部中篇小说讲了一个反特故事。

六十年代初期，在青藏高原的沱麻草原上，为了改变靠天养畜的旧习惯，掀起了大规模的草原水利建设，以便改善草原的灌溉条件，改良牧草，彻底改变牧区的生产条件。可是，大规模的草原建设，确引起了敌人的惊慌和仇恨。解放前暗藏下来的美蒋特务分子阿旺，纠集反动牧主旺木仓进行破坏，妄图炸毁大坝工程，达到破坏草原建设，涣散人心的罪恶目的。在我军民密切配合下，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，终于挖出了暗藏的特务分子，使大坝胜利建成放水。

在这场斗争中，作品着力刻画了小主人翁金珠、甘登的性格，表现了一代新人的成长过程。

作品以抒情的笔调，描绘了草原上少数民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激情，以及旖旎多姿的草原风貌。整个作品富有浓烈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点。故事曲折，引人入胜。

玛瑙河边的琴声

郭 玉 道

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（西宁市西关大街78号）

青海省新华书店发行 青海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：3 插图：4 字数：84,000

1980年8月第1版 1980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6,250

统一书号：10097·353 定价：0.36元

一九六二年初夏。

当东方露出第一抹晨曦的时候，整个泄麻草原上，披上了一层金辉。座落在白狮山下的格加村里，缕缕炊烟，各自拧着劲儿从土房顶上、牛毛帐房顶上，争先恐后地向上升腾着。不久，就消失在空中了。

在格加村的尽头，有一顶很大的帐房，帐房门前站着一个光着脚丫的女孩子。她佩戴着红领巾，穿着拖地的橘红色夹袍，头上扎着三根小辫辫，圆圆的脸蛋，嵌着一双明亮的眸子。她站在帐房外，眼睛忽闪忽闪地望着远处。她是在看望阿妈。阿妈昨天晚上骑着马看夏季牧场草的长势去了，到现在还不见阿妈的影影，女孩子皱起眉头，但目光仍注视着阿妈会出现的方向。

“喂，小白玛！看到阿妈了吗？”

这是小白玛的阿哥——金珠在问。金珠今年十四岁，长方形的脸上高高的鼻梁，嘴巴如刀刻般的显出棱角，漆黑的浓眉，一对虎灵灵的大眼珠儿，显得聪明机灵。他在牧读小学念书，平时他爱跟歌手们弹琴唱歌，牧民们叫他“百灵鸟”。

“百灵鸟”见妹妹没有回答，干脆从帐房里走出来，朝小白玛注视的方向望去，渐渐他也皱起眉头了。

兄妹这么焦急，并不是他俩离不开阿妈，而是因为民兵连长兰卡加在他俩今早还没起身就来了，说是要阿妈到驻军营地开会。开什么会，兰卡加叔叔没有细说。嗨，大队党支部的人都得去，民兵连长也要去。那会议一定很重要呢！可阿妈到现在还不回来，能不着急吗！

轰！轰！

激荡着草原的炸石声在玛瑙河边响了。玛瑙河从远处的群山中流出来，擦着白狮山的山嘴流过。玛瑙河啊玛瑙河，在那暗无天日的旧时代，由于岸陡谷深，谁也无能把水引到干涸的泄麻草原上来。今天，那隆隆的炮声响处，正是牧民们在开山筑坝，兴修水利呢。金珠和小白玛知道，玛瑙河水库建立起来后，泄麻草原就能得到灌溉了。

这时，一阵悠扬的琴声，从飘散着奶香的空气里传来。小白玛高兴地一笑，回头朝“百灵鸟”叫道：

“阿哥，你听，你快听呀，格桑爷爷从水利工地回来了，准是去开会哪！”

小白玛说的格桑爷爷，是大队党支部委员，也是个方圆百里闻名的老歌手。

“百灵鸟”侧耳一听，说：“小白玛，瞧你的耳朵，那是旺堆大叔的琴声！”

小白玛再一听，才确信自己听错了，于是就说：“阿哥，格桑爷爷教你弹琴唱歌，才使你的耳朵这么灵的吧？”

“百灵鸟”点点头回答：“还有旺堆大叔，他也教我弹琴唱歌来着。”

金珠说的旺堆大叔，是个很有放牧经验的老牧人。他不仅能弹琴唱歌，还把他的苦难家史编成词儿了。只要他一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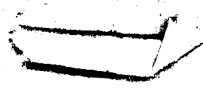
这个歌，就叫人感动得流泪。听！那琴声转了，由悠扬转为悲切。引曲过后，旺堆就唱了起来：

看见初升的太阳，
我想起从前悲惨的时光。
阿妈生下我象山凹里的薄雾，
日子随风雪飘荡。

.....

金珠特别爱听旺堆大叔唱这支歌，这是因为他听阿妈讲过家史。他家在旧社会苦大仇深，差不多跟旺堆大叔歌里唱的一样苦。再说，旺堆大叔还是一个老英雄。就为这些嘛，他跟这位牧羊人交上了朋友。每当从学校里回来，只要一得空，金珠就跑到旺堆大叔那里去，不是帮老头放羊，就是帮大叔收拾羊圈，好等大叔坐下来伴着他的琴声唱唱歌。当玛瑙河水利工程开工以后，为腾出更多的大人上工地，党支部跟牧读学校教师商定，让孩子们承担了一部份放牧任务，老师就天天骑马，背块小黑板，到牧场巡回教学。在这期间，金珠跟上了旺堆大叔。嗨，好极了，天天能跟着旺堆大叔的琴声唱歌啦！但是，由于他太迷恋那琴声，有时候就把放羊的事扔到脑后，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。一个月以前，他放的羊群里三只大母羊被狼咬死了。为此，阿妈不让他再跟上旺堆大叔贪玩，以免羊遭狼害。眼下，金珠听着琴声，那双晶亮的大眼睛里闪出诡谲的神色。他一心想跟旺堆大叔一块放羊去。金珠刚迈动脚步，小白玛回过头，“警惕”地望着望阿哥，叫道：

“哼，小麻雀一撅屁股就知道它要拉屎。阿哥，要到哪里去？”



听到妹妹的喊声，金珠身不由己，停了下来。

妹妹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又严厉地说：

“阿妈不是说了吗，你跟上旺堆大叔太贪玩。快写作业吧，写完作业再放你的羊去。”

金珠只好笑了笑，显得很不自在地朝妹妹说：

“那好吧，我不跟旺堆大叔去，不过你得马上去找甘登，让他立刻到我们家来。”

甘登是老歌手格桑爷爷的孙子，今年十三岁了，跟小白玛一起，念四年级，上课时好动，回家后又经常和同学们不是顶嘴就是打闹，到现在还没有戴上红领巾呢。他在牧场上跟一个叫尖错的牧民搭伴。这是因为尖错这人的身上常背着一个酒葫芦，甘登能从这里捞一丁半点的酒喝。

“我不去，他上次骂我是快脚公鹿——他才是呢！”

由于恼恨，小白玛说这番话的时候咕嘟着嘴。金珠又把手卷成喇叭筒，凑在妹妹的耳朵上，说了一阵悄悄话。

小白玛听得眯起眼睛，呱呱笑了起来，完全忘掉了甘登骂她快脚公鹿的事。她跳起脚儿跑了。

金珠又抬起头望了望，见阿妈还没回来，就走进帐房，盘腿儿坐在毡上，没写作业，象个大人似的，在那沉思呢。这时旺堆大叔的琴声象猫儿爪子挠着他的心，心里痒痒的，可他还是咬着牙控制着自己。

“阿妈，嗨！你干吗还不回来。今天，我和旺堆大叔要走很远的路给拉稀的羊采草药去呀！你瞧，多缠人的小白玛啊，硬是不让我出去！”金珠自言自语的这么说，又抬头往帐房门外望了望，站起身，从帐房支柱上取下了红领巾戴在脖子上。

旺堆那琴声依然绕着他的耳沿儿响，心里真痒痒。他站起来，钻出了帐房一望，只见小白玛伴着甘登又蹦又跳地跑来了。金珠急忙迎了上去。

甘登的头长得特别大，还剃得光光的，胖脸粗腿，就象一只一岁的小狗熊。他跟金珠一见面，就先哈哈憨笑起来。

“阿罗！商量采药的事吗？”

“亚——！”

“还商量什么，跟你去就是了。”

金珠朝甘登挤了挤眼，马上不顾一切地朝旺堆老头那里跑去。

“阿哥，你回来！不叫你野去，阿妈说了，不叫你野去！”

在妹妹的高声呼叫下，金珠、甘登只好停下脚。

金珠说：“你是听见了的，我们不是去跟旺堆大叔唱歌，也不是去偷骑谁家的牛！是去采草药的呀！”

“不，就不！阿妈回来了你才能走。你就会骗人，就会野去！”

金珠鼻头一抽，朝妹妹做了个鬼脸。

“不理她，我们跑我们的！”甘登朝小白玛瞪了一眼说。

两个人又迎着琴声跑起来。被扔下的小白玛跳着脚哭，她这时委屈极了：“一百个坏，一千个坏！”小白玛眼睛朦胧地望着阿哥，象望着没抓住飞走了的鸟那样伤心。可是，金珠和甘登两个，还没有跑到旺堆跟前就顶起了牛：“嗨！甘登，旺堆大叔的琴声真好听！”

“没有我爷爷的好听”。

“去你的吧，你爷爷的好听！干吗没把你们的家史编成歌唱？”

甘登不再往前跑，气恼地看着还在跑的金珠的背影。

金珠听不见甘登的脚步声，回头一看，站住了，叫道：

“你生气啦！快跑哇！”

甘登是不准任何人说他爷爷不好的，金珠也了解这一点，可刚才漏了嘴。金珠为了安慰伙伴，又忙跑回来说：

“当然啦，满草原谁也比不上格桑爷爷的琴声，他旺堆大叔的琴声比起你爷爷的可是差远啦！”

“你刚才干吗说我爷爷的不好？”甘登固执地站在原地不动问道。

“我只说格桑爷爷没把你们的家史编成歌儿唱呀！”

这时候那琴声忽然变了，悲切的音调被马啃树皮般的“咯嘞”、“咯嘞”声所代替。甘登一下就忘掉了别的，专心致志地侧耳细听。接着，那琴弦又像一个悲伤的女人，痛哭一阵，哼了一阵。这倒叫金珠心里很不痛快。可甘登爱听这种调儿。刹那间，那琴声又象一个撒野的孩子，纵声欢笑了。甘登也跟着弦音笑起来。这正是甘登着迷的地方啊！要说爷爷的琴声在这个地方不如旺堆，小甘登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哩！

“金珠！”甘登欢快的嚷着：“你快听呀，那琴弦立刻就会学起鸟叫、马叫、羊叫的。嘿嘿，真美，真美啊！”

金珠生气地对甘登说：

“我不喜欢这个调调，简直象乌鸦叫，可你直叫美呀美！”

甘登哪能服呢，一瞪眼，就跟金珠叮叮咣咣地顶起来。

后来，甘登见顶不过，生了气，扭头就走，到工地找爷爷去了。心想：今天不到牧场，在工地上过星期天，让搭伴的尖错放羊去，也是很快活的呀！

金珠望着那个小熊般的背影，生气呢。

这时，一匹大马，如旋风般地驰进村来。骑马人在格桑爷爷家的门口勒住马，翻身跳下，往土屋里寻问着什么。这人头戴一顶镶着金边的硬壳牛舌帽，啡咖色的羔皮上衣漫过膝盖，紫红色腰带紧扎腰间。裤脚装在又长又宽的厚底长鼻靴统里。从脸膛上看，这人年纪约四十七、八岁。在那紫铜色方脸两边，生着硬扎扎的胡须，鬓发长了，不驯服地卷起来。在两道刷子眉下，深嵌着一对沉思而明亮的眼睛，使人觉得在他身上不仅藏有无穷的力气，也存在着顶天立地的本事！他就是格加村大队党支部书记旦洛。

金珠看见旦洛大叔，马上转恼为喜，嘴巴子也灵巧起来：“旦洛大叔，您早哇！牧人星刚挂出来，您就跟着知晓鸟起身了吧？”

旦洛大叔转过身笑了笑：“你阿妈在家吗？”

“阿妈还没有回来呢。旦洛大叔，开什么会呀？”金珠问道。

“听说有几只坏哈拉破坏草原，开会研究打哈拉的事呢！”旦洛望着远方说。

一听说打哈拉，金珠高兴极了，马上接着说：“那我们也去打哈拉吧！”

旦洛听了金珠的话，抚摸着少年的头，看了他一眼，很感兴趣的说：“你也要去打哈拉！”停了停，接着又说：

“好哇，可是要记住，坏哈拉不仅破坏草原，还会咬人呢！”

“又胆小又笨的哈拉还会咬人，我不信！”

旦洛又把金珠浑身上下打量了一遍，说：“可爱的小百灵，你以后就会知道的，快去找找你阿妈，说我在这里等她！”

“亚！”

他转身跑到自己帐篷前，抓上小红马，一个翻身，跳上马背，疾如出谷的风，射出的箭，奔向了草原深处。

那白狮山的主峰——野牛峰高耸入云，山顶上终年积雪，从悬崖倒挂下来的冰柱，有如牦牛的胸毛披挂。那山势的模样，也如一匹野牛，欲跃天庭！

山谷间，响起了一串达达的马蹄声。金珠应声抬头，只见一匹枣红马，似闪电流星，从谷口奔了出来。那骑在上面的，是一个身披着灿烂的晨光，带着满身寒霜夜露的妇女。

“阿——妈——！”金珠大喊，纵马追去。

白玛措辫子盘结在头上，穿着一件合身的皂色条绒夹袍，腰间紧束着玫瑰红腰带。她的脸象晴空的云朵那样柔静、坚毅。徐徐的晨风，慷慨地向她送来了浓郁扑鼻的花香。金鸡也大胆地站在草棵间，朝她欢唱。她心里象有一眼压不住的山泉在咕嘟涌流！昨天晚上，去踏勘夏季牧场上草的长势，她踏碎皓月钻进了深山。那山里的寒霜把她的眉毛、头发染得灰白。但此刻迎着太阳融化了，又使得她的头发油光乌亮。当她准备再进入另一条山谷时，忽然听到有人叫她。她一勒狂奔的骏马，才看清是自己的儿子，金珠简直像飞来的鸟，一下就奔到她的面前，翻身下马：

“阿妈，你疯了吗？天上的雄鹰，临黑要落崖夜宿，地上的铁马，也有个歇脚的时候，可你一夜也不回来！”

“有什么事啊，叫你急成这个样子？！”阿妈微笑着说。

“开会！旦洛大叔叫你去开会！”

“亚！”

“我去采羊药。”金珠说罢，飞上马背就跑了。

白玛措望着儿子笑了笑，就掉转马头，向牧村飞驰。

二

高高的蓝天哟，
任凭雄鹰展翅飞翔，
宽广的草原哟，
是骏马练蹄的地方，
当家作主的牧人哟，
正努力建设新的家乡。
唱不完这宏伟的远景，
唱不完共产党带来的雨露阳光！

金珠一到旺堆身旁，就让老头儿弹琴，他唱歌。一支歌刚唱完，引来了七、八个伙伴。正当他们唱呀跳呀很起劲的时候，突然传来隆隆炮声。

这轰隆的炮声，并不是玛瑙河水利工地响起的炸石声，而是骑兵五连训练场上传来的教练炮的爆炸声。孩子们都知道，在骑兵们的训练场上，一边有金珠玛米在那里跨马奔腾、杀声震天、挥刀劈斩，一边有金珠玛米牵着十几匹烈马在训练。在马群中，不仅爆竹连天，还会“轰”地一声——

那埋在马蹄下的教练炮突然炸响。那未经驯服的战马就会立刻炸群。这种情景，孩子们早就在训练场看到了。

孩子们迎着教练炮声一齐仰起脸，向远处眺望。远处出现了土雾。从这土雾里，他们隐隐约约地听到战士们的喊杀声和群马的嘶鸣声。眨眼间，只见从训练场方向奔出一匹大马来。

“看啊，有一匹马朝我们这里跑来了！”

“哟，这马跑得好快呀！”

孩子们叽叽喳喳地议论着。

金珠手搭凉棚，一直注视着箭一般飞来的马。喃喃地说：“怪呀，怎么只有一匹？”

“这匹跑得快嘛。”一个孩子应声道。

金珠又看了看，摇摇头：“看样子象是一匹受了惊的马呢。”

“对！肯定是匹惊马！”孩子们又齐声附和着。

“金珠，我们把它抓住吧！”一个孩子喊道。

“嘿嘿，这马可不好抓！”不知哪个孩子又冒了一句。

那惊马扬鬃摆蹄，奔腾如风地穿过羊群，直朝孩子们奔来。见孩子们似一堵高墙挡住了它的去路时，又折转向另一个方向奔去了。

“抓住它！抓住它！”孩子们站在那儿高声嚷着、跳着。

那惊马听到喊叫声，奔跑得更快，更为疯狂。两耳耸起，似腰刀倒插，鼻孔圆张如风袋吐气。突然蹄下被石头一绊，险些栽倒。“唉”的一声响鼻，这才放慢了速度。

金珠见到这个情景，说时迟、那时快，一个鹁子翻身跳

上了马背，同时喊了一声：“追！”就朝小红马屁股“叭”地一鞭。人马似出膛的飞弹，兜头朝惊马追去。伙伴们听到“追”字，也就乎乎拉拉地各自跳上马背，挥鞭跃马，向惊马包抄过去。

奋力追撵惊马的金珠，从旺堆老头面前一闪而过。老头高兴得象个孩子似的大叫：

“哈哈！金珠，抓住它！就是天兵天将也比不上你的勇敢，快抓住它！”

金珠使出了吃奶的力气，催马疾驰。那大惊马发疯似地奔跑。小红马毕竟口轻力单，距离越拉越远了。这时，骑着小白马的甘登突然从山梁后冒出来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一早跟金珠闹了别扭的甘登，不是独自到工地找爷爷去了吗？事情说来也巧，他在半路上碰到了回来开会的爷爷。经爷爷一问，甘登才说出跟金珠顶牛的事。爷爷批评了他，还说：“一只羊出圈遭狼害，老鼠齐心能把猫儿打败！去吧，找金珠去。雀儿跟着鹰娃飞，也会长上鹰的翅膀哩！”甘登这才驾马追来了。

“甘登，快，抓住它！”金珠喜出望外地朝伙伴大声喊着，也忘掉了一早争吵的事。

“哪是谁的马，金珠？”甘登在马上问。

“金珠玛米的！”金珠喘着粗气回答道。

“叭”小白马的屁股上挨了一家伙。小白马是一匹机灵的马儿，那满身雪白的皮毛简直就象白绸子一般闪光。它高兴地追逐着，蓬松而漂亮的大尾，象一条白色的雾，在后面飘拂。

大惊马在两马夹追之下，不能再迂迴奔跑了，发急地嘶

嘶一声，蹄下一绊，又险些栽倒。

“抓住它！快抓住它！”甘登咧嘴大叫。

眨眼功夫，小红马就追上了那匹惊马，并跑着。金珠手一伸，抓住了大马的长鬃，撒开手中小红马的缰绳，一个飞身，就轻落在那大马绸缎般光滑的脊背上。

那惊马抖威般地嘶鸣了，前竖后蹬，左拧右旋，但金珠如胶似漆地紧贴在马背上。没多大功夫，那惊马就完全疲惫了，顺从了。在金珠的驾驭下，它掉转了头，朝训练场奔去，正巧追撵惊马的两个解放军叔叔赶来。金珠从马背上落下了地。

“金珠玛米却德毛！”*

“德毛！德毛！”两个战士点头回答。

金珠说：“你们的马叫我给抓上了！啊哈！”。

甘登一手牵着小白马，一手牵着小红马赶来：

“叔叔，叔叔，要不是我，光金珠可是抓不上这马的呢！”

其中一个矮胖的战士，大概出于好感和喜爱，伸手摸了一下甘登那张胖脸蛋儿，说道：

“哈哈，你倒是个小滑头哩！走，上我们那里玩玩！”

两个战士热情地邀请两个少年到军营里作客。

他们在军营前的栓马桩上各自拴好了马。

金珠和甘登大胆地东瞧西望，这里的一切都使他俩感到新奇。一桩桩，一件件，都使他俩盯住不放。

两个战士把小客人领进一间宽大的房间里，房的中间放

* 却德毛。藏语。你好的意思。

着一张比乒乓球台还长的桌子。大个子叔叔邀请他俩坐到桌旁，接着倒上茶，又拿来好多糖果、花生米、葵花籽。

“吃吧，不要客气。”小个子叔叔乐呵呵地说。

甘登见金珠玛米这么热情招待他俩，心里不知道有多高兴，许多话一下子就滚到舌头上来啦：

“金珠玛米叔叔，你们的战马真好哇！跑起来象一阵风。叔叔都是草原上最好的骑手，我爷爷夸奖说都是泄麻草原上的鹰，我将来一定要当一名骑兵！”

“啊，唱得动听的鸚鵡，吃吧！快吃吧！歇一歇你们的翅膀，累坏你们可不行，动听的歌儿人人都喜欢听啊！”大个子说着，抬头一看表，训练结束了。他让矮个子战士陪着客人，自己大步走了。

“西勒*，你俩是兄弟吗？”

甘登忙抢着答道：

“不，我有一个阿爸，有一个阿妈，还有一个顶会弹琴的爷爷呢。他没有阿爸——他的阿爸在草原快解放的时候死了。有阿妈，还有一个叫快脚公鹿的妹妹小白玛！”

这孩子滚快的舌头，说话时的口气，和说话时胖脸蛋上多变的表情，使这位战士叔叔很高兴。他望着甘登正想问什么，可快活的甘登却把目光盯在战士腰间挂的手枪上，接着又说开了：

“你以为你的枪是最好的吗，嗯？我爷爷——”

“哎，我的朋友，我可没说我的枪是最好的啊！”

“我爷爷也有一支枪，那是支很厉害的枪，厉害得很

* 西勒：藏语。男孩子。

呢！”他为了表明他爷爷是支什么样的枪，故意把“厉害得很”几个字说得特别响。

“噢，‘很厉害’还‘厉害得很’呢！”战士叔叔笑了。

“说说，怎么个‘厉害得很’呢？”

甘登听了矮个子叔叔的问话，知道他说的话引起叔叔的兴趣，很得意，装着一本正经的口吻说：

“我想那家伙用来打仗也是行的，是支了不起的猎枪。爷爷说，那是在一九五七年的春天，草原上的野花艳丽得象开屏的孔雀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爷爷他们接到了上级的通知，说有特务窜到我们泄麻草原上来。民兵队长旦洛——就是现在我们的大队支部书记啊！马上集合民兵，跳上马，抓特务去了。我爷爷不是民兵，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老了。可他背了猎枪，骑上他的老灰马，象老野鹅似的摇摇晃晃跟在旦洛马队的后面跑。旦洛大叔看见了，大声对我爷爷吼道：‘你怎么也来了，快回去，马上回去！’爷爷才不勒马回去呢！可队长非叫他掉回头去不可‘咦，要不，会摔断你的骨头的！’爷爷终究没拗过凶狠的队长，他只好勒转了马头。等旦洛的马队走远了，爷爷又悄悄地跟了上去。

“我爷爷的办法可多啦，对不，金珠，嘻嘻。”

金珠见甘登拉得太远了，就用脚朝伙伴轻轻踢了一下，想叫他再不要说下去了。但这个此刻说热了舌头的甘登，哪能顾得了金珠的警告，讲个没完没了啦。

“我爷爷瞪大眼睛，远远地跟在民兵队伍的后面跑，跑了很长的时间，已经听不见民兵的马蹄声了。突然，在爷爷前面窜出三个黑影，象找吃食的狗摸索着向爷爷走过来了，一点儿响声也听不见。爷爷一看，这三个黑影是三个走着